



譚軍，一位1973年生的藝術家，但，他卻像是位1983年生的藝術家，年輕乾淨的臉龐，少了歲月的刻痕。但他的水墨作品，是一幅幅時間的濃積，歲月的刻痕與厚度在畫裡，其人其言，亦然。

溫潤無聲 想像無界

在譚軍的墨裡，幸福

文 | 林亞偉 圖 | 亦安畫廊

從湖南湘潭出發，到北京藝壇闖盪天下，農村子弟的譚軍，將自古湖南湘潭士人的一股溫潤發揮到極致，在大開大闔式的北京當代藝壇裡，他的畫風如人，溫潤，走出了不一樣的水墨新路。在當代水墨浪潮，從2012年開始如冷水到而今邁向沸騰之巔的過程裡，譚軍其人，這兩年的創作路依然像作品一樣，帶給人安靜與溫潤，一種孤獨的抽離現世，踏入一方夢

想天地。這樣的感受，就在他的畫，在他的人。每個人看譚軍，當可感受各自與譚軍世界的對話。

從2013年開始大爆發的當代水墨熱潮，在2014年已有退燒現象，當代藝術市場一向如此，往復循環，沒有永遠處於浪頭上的明星，而穩穩地，堅定地往前走，不受市場左右，才能可長可久，真正在創作上迸發濃積的能量。譚軍，他就是此類藝術家的代表。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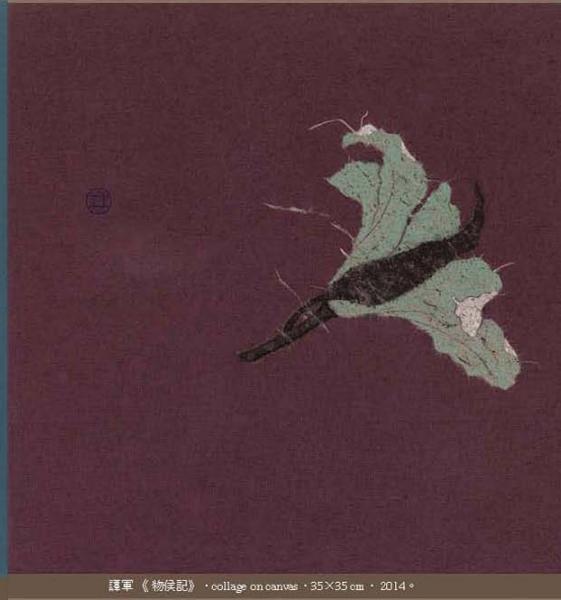
他從中央美院碩士畢業之際，正是中國當代藝術蓬勃發展的2005年，但卻沒有年輕水墨藝術家的一席之地，他磨筆經年，終於在當代水墨的熱潮中趁勢而起。而今，他的畫價已然在兩年內勁升三倍，市場湧來的肯定，還給了譚軍公道。

譚軍《小寒》，collage on canvas, 180×360 cm, 2013。

譚軍《別處》·collage on canvas · 100×50 cm · 2014。



譚軍《別處》·collage on canvas · 70×100 cm · 2014。



譚軍《物候記》·collage on canvas · 35×35 cm · 2014。

在小世界裡徜徉

觀譚軍近期之作，就是一方小世界，世界裡，是單純的人物或動物，是承繼宋元明清以來，水墨創作最基本形象，但，他有了自己的譚氏風格。譚軍之作沒有納天涯於咫尺的傳統山水，沒有高遠、深遠、平遠的三遠法，但他納譚軍之須彌於芥子，畫面裡的小世界，裡頭的動物與人物，投射的，是他自己對世界的想望。他2013年的作品《小寒》，一隻鶴，二隻鹿，平和平和，淡淡如水的棲身於枯枝老幹間，泛黃的絹本質感畫布，投射出亘古恒久的意象。畫面裡的細節，從白鶴的喙到鹿的蹄，再到樹的枝，足見藝術家深厚紮實的國畫功底；而一隻現實世界裡沒有的綠毛鹿，就像是宮崎駿電影《魔法公主》裡的山獸神，這是譚軍異想世界裡的鹿，畫面，也帶給人們無限的遐想。

身為當代水墨藝壇裡最受關注的青年藝術家之一，他塑造的每一個形象，都能感受到他透過畫筆灌注的情緒。他在作畫過程裡，得到了幸福，在這個滿是苦的世界裡，作畫對他，無寧是幸福的，他的一方小世界，透過作品畫面將他的幸福感帶給了人們。他認真作畫，要畫出最傑出的作品，要畫出自己心目中世界的模樣。《典藏投資》專訪譚軍，且看這位當代水墨新銳的創作觀。

舊而彌新

典 譚老師這些年的作品，紙張烘托出的氛圍也成為作品特色之一，底色的顏色處理，背景處理非常用心，當初形塑這樣的想法是？

譚 最開始的區別，源自於與傳統的繪畫拉開距離，但同時也是和傳統繪畫的對接。傳統繪畫的留白觀念，留白，是真的白紙。尤其是絹本作品，因為時間的積澱，從原本的留白，變成了有意義的底色。因此有些人畫畫，故意做舊，時間感進去了，就像作品自然而然在那。我也想方設法，讓自己作品看起來，好像存在了一段時間。



譚軍《別處》·collage on canvas · 70×100 cm · 2014。

典 人們知道是當代的作品，但會進入舊的情境。這也是譚老師發想的初衷之一？

譚 我是活在當下，我對當代有一個廣泛的理解。古代人，他學習前朝繪畫的條件是遠遠不如我們的。我們現在有責任要結合好。我現在能看到幾千年來的作品，而且是原作啊！這對宋元明清的藝術家是不可能的。因而對我來說，這是一個責任，如何轉化為新的？

現代藝術史的最基本命題之一：「我從哪裡來？我要到哪裡去？」從生命到創作都是。我是科班出身，許多中國傳統繪畫是無法迴避的，也不必迴避。因此要往哪裡去？我得一邊走，一邊建立自己。

比如說，留白！這是中國藝術的基本。我不推翻，而是延伸。留白，本來叫虛。在中國藝術一個是內容的虛，結構的虛，甚至到精神上的虛。但落實在畫面上有很多實施的方法。比如說我的底色，我用不同的顏色，但不會用劇烈衝突的顏色，不然就不虛了。

底色上我也許用不同的顏色，但虛的本質還在，源於中國的傳統藝術。我也有意識地選擇中國古典的顏色，例如茶色肯定是中國的。中國畫裡有石青，分成不同層次的青，但西方不會有青。中國的石綠與朱

砂，與西方是不一樣的。偏東方的色譜系，是我作品的基本顏色。

認識自己 創作幸福

典 觀您學藝的過程裡，就是認識自己的過程。只看自己的人，往往只能看身前三尺。因此，譚老師很清楚認識自己，創作時的心態，主要是比較開心，快樂的？

譚 從情緒上來講，肯定是有波動變化的。我通過繪畫，可以讓自己平靜。我獲得一種幸福、一種充實，讓我的情緒、精神有了調整。生活中，肯定會有憤怒，能讓我憤怒的太多了，我不是只看真、善、美，但當我有這個情緒，創作能讓我寧靜。按中國古代文人的思路，出世、入世，出則取進仕途，退則退隱山林，這是古代士人的生存哲學。但進入現代以後，就像面對巨大的迷宮會感到自己的渺小，是需要安慰的。創作，能讓我意識到自己存在的價值與意義，甚至感受到平靜、充實。化解我在歷史、空間中，各種不好的情緒。



譚軍《別處》·collage on canvas · 100×70 cm · 2014。



典 的確，觀譚老師之作，就像進入另一方小天地，情緒就在這方天地裡得到抒發。

譚 我的作品就是希望給人一點點提醒。觀眾投入進去，直接面對面，不會有世俗帶進。我希望作品就像個天堂，觀眾進來這個天堂。我創作了另一個世界，我在那裡獲得了平靜，幸福。我不會在我的畫面裡出現憤怒。我希望我的作品讓人脫離俗世關係中的位置，真的回到自己，面對自己的感受。我想讓時間留住。是只有你自己出現，而非關係中的你出現，是赤裸裸的你的出現。

典 有些時候，畫錦雞、猴、鹿……，也是畫自己？

譚 肯定是這樣的。

典 在這樣的狀態下，面對創造的世界裡，自己的心境是？

譚 創作時你要進去，但不是說進去，就進去了，你要用各種方法。就像不是今天信上帝，明天就進天堂。得要有很多的修煉，很足的時間，你才能一點一點建立，搭建成自己的避難所。打個比方，如果只能建構一平米的房子，你會很難受；你要建構一個世界，你需要很多的材料啊！

典 像畫面裡的猿，看著遠方，就像自己。

譚 繪畫可以說是一個創作者個人的投射。但這個投射又不是這麼具體，可以是移情，我也是投入形象裡，賦予新的意義。例如猿猴，我不會做猿猴的動作姿態，但我會進入這個精神狀態，與具體的內心契合，做到最想要的狀態。

就像猿這個形象，幾十年前就打動我了。我在小學前就接觸中國傳統繪畫，很神祕，很有意思。一是擬人化，二是符號化，毛絨絨的，很簡潔又有深度，在形象上我很早就被吸引。從古至今這麼多年，很多新的作品還是它（猿猴），很了不起，但這跟你沒關係。那，是不是我也行？真正去做的時候，你的問題就來了。你到底要弄什麼形象？過去多數是絹本，細筆絲毛的方式，畫出這麼個絨球來，但花這麼多時間用同樣的語言來做，就是為了畫個絨球嗎？有價值嗎？肯定不是。



這是一個精神狀態，你也不可能去複製前人的，他留下的只是一個動物形象。你還是要找到與自己精神契合的。我創作時，透過不斷解讀照片，設想位置關係，另外是生物的結構特徵都要找出來。找到合適的形體比例之後，要調整姿態，什麼樣的姿態，傳遞什麼樣的情緒，你要模擬人的情緒投入。

我會蒐集至少100張猴子的圖片，畫出50張速寫，羅列15張覺得不錯，可以進行角色扮演，然後修正形貌，一點一點的推敲形象。我一個現稿，可能是一個月、幾個月，甚至是一年前畫的都有可能。因為完成一幅現稿，不足以成為一張畫，這是一個完整的世界，等於創作了一個世界。說得俗一點，這是要讓人願意掏錢付錢。

典 就像譚老師創作時的紙，也很花心思。

譚 對，要與傳統在精神上接得上，但完成的方法，與古代完全不一樣。例如落實在語言上，我也是用紙本，跟古代沒區別吧！但紙呢，我做了很大的篩選。我不用白紙的，我用原色的，有草筋，要選纖維多的。纖維的多少、種類、配比也很重要，例如偏草的多一些，偏樹幹類的多一些，這都會有差異。有的紙厚，有的薄，有的三層，有的二層，有的乾，有的潤，有的容易透，有的不容易透。

從紙張這塊來講，我不是直接拿來畫，我首先再處理，用礬先處理，由生宣紙變成半生紙。我在紙的正面、反面都畫。反面畫，古時候也有，不是我獨創的，古時候在反面畫，只是輔助。可能我在反面畫50%，甚至多的時候到80%，達到的效果就不一樣。有時候，只需要往前跨一步，就帶來很大的變化。

淡然面對市場考驗

典 與亦安畫廊負責人張明放先生，是怎麼開啟合作機緣的？

譚 我們是在2012年，開始溝通一些作品情況。在水墨這塊市場開始火起來之前，他就接觸水墨了。朋友推薦張先生來看我的畫，他覺得很好就開始談進一步的合作。在與張先生合作前，國內的水墨市場一直很低迷，之前我們國畫系的這群同學，這麼幾個人要推出自己的展覽，跟畫廊談很費勁，因為不好賣，無利可圖的。

我們費了很大勁到處找人做展覽。我2002年讀研究生，2005年畢業。可以說整個市場從我2005年畢業直到2012年底，差不多整整七年時間，這段時間我們一直很艱難做展覽。到了2013年，市場開始火了，爆炸性的火。也許忽視久了，爆炸有些過於猛了。先前一些人離開了，但我們也堅持下來了！

典 是啊，現在檯面上這批青年水墨藝術家，都是大浪淘沙下的堅持者。

譚 在完全沒有人買畫的時候，我在畫畫。現在有這麼多人追著買畫，我卻不想畫這麼多，就只有這麼多，因為畫不過來嘛。以前畫那麼多，沒人要，當然就顯得多啦；現在我還畫那麼多，那麼多人要，當然就顯得我沒畫啦！我不是工廠，不可能加大馬力生產的，油畫曾經歷經的藝術市場考驗，我們都看在眼裡，不會以這樣的方式來做。我們看到了市場的起伏，也經歷了完全沒有市場與學術的支撐。在國內，數來數去就二、三十人。我們這個年齡段，中國大陸這麼大啊！這個時代，給了我這個機會。我也不必對這個時代過分謙虛，但，我會謙虛。因為我知道我自己。前提是我知道，我自己在這個時代是什麼樣子，我不會膨脹，我也不會過分謙虛。▲



譚軍《浮生葉子》作品2014年4月於亦安畫廊台北展出風景。